

有人說，傅伯庚的書法是從草、篆書入手，含有草法篆意；也有人說，他的書法融匯了真、隸字體，立體多維，變化豐富。然而，傅伯庚本人卻說，他並沒有去刻意追求這些，只是自己所寫的字，實在不願意和別人一樣。這就是傅伯庚，創新，發展，是他的畢生所求，從無倦怠。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菲

傅伯庚說：「書法和其他藝術一樣，是在前人開創的領域裡，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有點點沒有盡頭，有藝術品位高下，無所謂個人的成就得失。生存的法則是嚴酷的，創造的天地是自由的，真正的藝術家是幸運的。在興趣中修煉，在追求中昇華，在遊戲中感悟，在無我中得道。」

獨創「伯庚體」

傅伯庚在書畫領域頗具天分，這是源於他的骨子裡流淌着這樣的血液。奶奶酷愛吟詩作畫，她在飯桌上用粉筆畫荷花的情形，至今依然是傅伯庚心裡對其最深的印記。爺爺則喜歡在陽光下養神時，用手在長衫上寫字，日子久了，竟在上面畫出了洞。而最讓傅伯庚肅然起敬的還是他的父親，其父曾授業於劉海粟大師門下，並寫得一手工整、雋秀的唐楷。父親所散發的文牘氣息讓他深信，那是祖輩幾代文人流淌的氣質所凝結的痕跡。

耳濡目染下，傅伯庚自幼也開始了屬於他的書畫藝術生涯。從中學時代偶得的《說文解字》中的小篆到《篆法百韻歌》，從同學贈送的《草字彙》到《書譜》，傅伯庚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欣賞書畫，臨摹書畫，幾十年不輟。

多年來，通過對中國漢字的產生、發展、演變過程的深入了解，對各種字體的獨立性、聯繫性和互變性的深刻把握，以及對人類古代創造的許多象形文字的借鑒，傅伯庚獨創出一種極富個性化的書體——伯庚體。該字體古拙蒼勁，神逸秀雅，筆觸艱澀，結字散漫，自成一格，極富表現力和感染力。

上世紀80年代，傅伯庚的書法走出了國門。他的草書作品「雲鶴有奇翼，海鷗無世情」參加了國際書法大展，獲得了「格調高古，筆墨自然，字勢多變，借讓有致，富有節奏感和韻律美」的讚譽。他的作品也被贈予日本政府，收錄在該國出版的《中國當代書畫名家鑒》上，廣為傳播。

如今，傅伯庚憑借其突出的藝術貢獻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已成為北方書壇上最為別具一格的書法家。

建筆墨語言理論體系

作為一位文人、學者、書畫家，傅伯庚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悉心體會，以千餘件作品、數十篇論文譜寫了其人生圖畫。

幾十年來，他潛心鑽研書法理論的腳步從未停歇，先後發表了《草書章法構成》、《學書五難談》、《狂草藝術論》等數十篇書法論著。尤其是他的作品《中國筆墨語言綱論》一經問世，便令世人耳目一新，引起藝術界的稱讚，成為第一個對中國千百年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筆墨語言進行系統研究的人。

文章中，他全面系統地梳理了中國歷代關於書法的理論和論述，結合自己的實踐，對書法藝術的本質、特徵、表現形式、對筆墨的運用，對字體的結構、章法以及作品的藝術構成，進行了全面詳細的闡述，把那些意象的、朦朧的、深奧的、難以理解的書法陳述，用最生動形象的類比、通俗的語言表述出來。

在全國書法史學美學討論會上，專家對該文的評語是：「一位奇才凝結其大半生精神與才華，昇華為東方藝術的至理箴言，它不單是屬於東方的，而是屬於全人類的。」著名書法理論家郭恆也撰文說：「人們多熟悉文學語言，卻很少知道有個東方書畫藝術的筆墨語言，這是因為它的提出與發現，直至當代才為傅伯庚所揭示。」

退休後提起畫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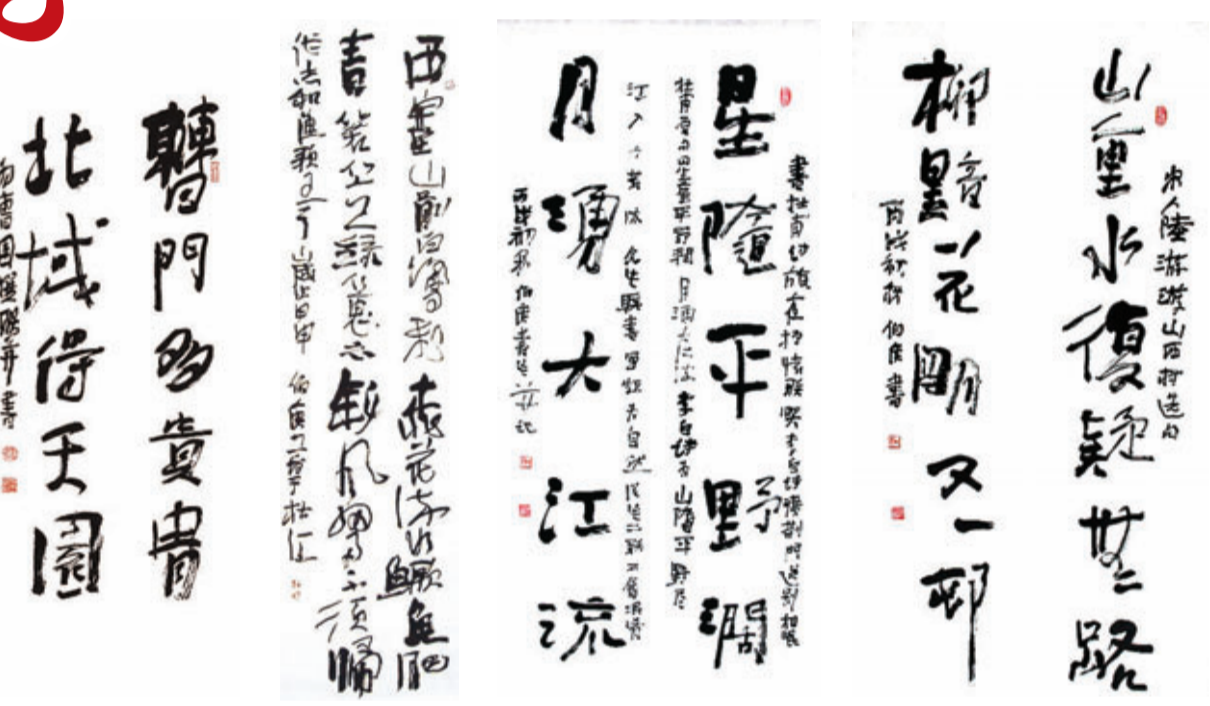
1999年，傅伯庚從工作崗位退休，就在家人以為他可以有更多時間享受賦閒在家的輕鬆生活時，傅伯庚卻重新起跑，拿起了畫筆。

這次，傅伯庚從一筆一劃開始，揚長避短，獨闢蹊徑。他從花鳥入手，筆法求力度、求鬆散、求古拙、求瀟灑、求方、求直；墨法求韻味、求層次、求淡遠、求筆痕、求墨色齊備；章法求空靈、求深遠、求大氣、求獨特；整體風格上，求個性化語言、求自己的獨特符號。

傅伯庚的大寫意國畫，被譽為「文人畫中的哲人畫」，寓意深刻，富含哲理。人們生動形象地說，他的畫是寫出來的，字是畫出來的。



字如畫 畫如字 書畫奇才傅伯庚



傅伯庚簡介

70歲的傅伯庚又號夢雪廬主人，是中國北方書壇頗具影響力的書法家和書畫理論家，現定居於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至今出版《叩問筆墨》、《生命讀記》、《魂牽夢繞》、《翰墨當歌》等書。其為書、為畫、為文，均不為古人成法所困，不寄現代人籬下，獨闢蹊徑，字裡行間洋溢着勃發的英氣、浪漫的情懷和馳騁藝術天地的愜意與自足。



一生醉心書畫

「閱過無數家庭，讀過若干經典，走過幾十年的生命歷程，漸漸懂得須臾不可離開的是你。曾經有過的一切都是我們真正的幸福，只有一個人可以相伴一生，只有一個人可以包容着這一切，那個人就是你，我心中永遠美麗的妻子。」這是傅伯庚寫給愛妻的字句

夫幾年來「魂不守舍」的不解之謎。這份沉甸甸的答卷，凝結了丈夫多年的辛苦與汗水，同樣飽含了自己多年的堅忍與淚水。張麗麗頓時明白了，對於這樣一個醉心於藝術而不顧其他的人，還能要求他甚麼呢？

熟悉傅伯庚夫妻的人都覺得，傅伯庚身材不高，相貌普通，不是一眼看去就會怦然心動的男子，而他的妻子張麗麗卻不折不扣是一位美得令人怦然心動的女性。可是，就在兩人結婚以後的很多年裡，這位自幼包圍在眾人讚譽和寵愛中的妻子卻並未得到丈夫的青睞。

此後，張麗麗常常在熟睡的夜晚被傅伯庚叫醒，並被欣喜地告知又有新作完成，成為他文、字、畫的第一觀賞者。

在張麗麗眼裡，結婚多年來，傅伯庚總是若有所思，一副不高興的樣子，不是翻書看報，就是伏案疾書，從來不幫忙自己打理家務。想跟他說話，他也總是心不在焉，彷彿家裡的事情都與他無關，就連孩子們也都有些怕他。

相依相伴的幾十年中，張麗麗也在丈夫的薰染和引領下步入了書畫世界，她學習了毛公鼎、散氏盤，每天早晨三四點鐘起來臨摹。如今，她的書法作品已在《書法賞評》等刊物上刊登，並已經成為黑龍江省書法協會會員。

直到1996年的一天，張麗麗驚喜地發現，傅伯庚的臉上掛上了久違的笑容。只見他伸手遞過來一打刊物，其中大篇幅地連載着《中國筆墨語言綱論》，其作者署名處赫然寫着「傅伯庚」。

不過，讓傅伯庚最開心的，還是能夠將妻子的作品掛在書房裡，每每新朋故友來拜訪時，總是津津樂道地向人提起，此時，傅伯庚的眼裡總是承載着對愛妻的濃情蜜意，正如他寫給妻子的那一段文字：「在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幾十年裡，是你給了我幾十年的時間和幾十年的創造，給了我幾十年對藝術、對人生、對生命、對社會和對自然的觀察和思考，也使我走進了相互信任、相互欣賞、相互敬重、相互照耀的生命航程。」

這一刻，張麗麗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文

感悟生命的真諦

「生存便是倖存，生命就該拚命。也許，我已經習慣了，在人們無休止地爭論甚麼是項鍊的時候，我更願意埋下頭來，把一顆顆被遺棄的珍珠努力地串起來。雖然，我串得未必精緻，甚至笨拙。」

說，思考已經成為了一種無法停止的習慣，天天如是，年年如是。因此，不難想像他的書畫和著作成果數量是那麼讓人望塵莫及。

傅伯庚自幼家境貧寒，因此無緣高考。然而，少年時代的壓抑、青年時代的窘迫，卻並未阻礙他對書畫藝術的執着追求，相反，寫字、畫畫，成為了唯一能夠見證和紀念其青春時光的印記，同時，也使其對生命倍加珍愛。幾十年間，傅伯庚博覽群書，中西兼顧，每有感觸，及時著筆，其文章融思想、感情、理性、哲思於一爐。

曾為傅伯庚多部書稿進行校對的李曉冬說，傅老曾在兩天的時間裡，寫滿畫滿了十幾個本子，完成了一摞手稿拿給他看。其間赫然寫着幾行大字：生存就是倖存，生命就是使命，餘生就是新生。這幾句箴言正是傅老對生命真諦的詮釋和感悟。

傅伯庚的兒子傅麒說：「有人為成功而自強，有人則為珍惜生命而自強，父親就屬於後者。而生命給予父親的回報，就是讓他用一輩子的時間做出了別人可能需要三輩子才能做出的事情。」

傅伯庚認為，把餘生當新生，創造就會從此刻開始，能夠使人帶着不曾泯滅的信念，繼續在藝術的道路上輕鬆漫步，苦苦追尋。也正因如此，在每年清明節的晚上，傅伯庚都要將自己堆積成山的大部分書稿、畫稿和文稿扔到樓下燒掉，以期不再囿於自身窠臼。

在傅麒的記憶中，每晚自己睡覺時，父親一定在伏案工作，而早上自己醒來時，父親已經工作了幾個小時。他總是用吃飯的時間創作精彩的語錄，用休息的時間思考下一篇文章的主題。對於父親來

從晚上10點到凌晨1點，看着一張張葬身火海的書稿，紙灰上的墨跡那最後一次閃亮，傅伯庚也會有些許不捨。然而，幾十年來，他依然堅定地認為，世界本來就是在新陳代謝中進化，只有把昨天的不足燒掉了，才会有今天的創造空間，只要內心對藝術追求的火焰永遠燃燒不滅。

牡丹江文化的擺渡人

1978年，傅伯庚從黑龍江省雙城堡來到牡丹江這座小城，自那時起，他便開始關注牡丹江文化。

聲讚美他們可貴的膽識和崇高的人格。

牡丹江是中國的書畫之鄉，被譽為北方的小江南，這裡人傑地靈，文人相親，濃厚的文化氛圍滋養了一批優秀的文化人才。譜寫了《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等主旋律歌曲的蔣開儒，創作了《好日子》、《常回家看看》等親情歌曲的車行，劇作家付軍凱、王治普，民俗學家傅英仁，畫家劉國仲，詩人林柏松等等，他們無一不是國內該領域的佼佼者，同時，他們也為故鄉牡丹江抒寫了各自濃墨重彩的一筆。

如今，傅伯庚已經成為了牡丹江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並憑藉着對文化的先知先覺，帶領一批以當代著名畫家周尊理為代表的有為文化青年。這批視書畫如生命的人在傅伯庚的引領下走上求知和從藝的道路，他們亦稱其導師傅伯庚為「擺渡人」。

幾十年來，傅伯庚一直站在很高的境界去審視家鄉文化、評價家鄉文化，為家鄉文化作出傑出的貢獻。在其著作《山巔的風流——牡丹江文化人物素描》這部書中，他以獨特的視角走進上述每一位牡丹江藝術家的內心世界，以崇敬的心情，形象地描述藝術家的歷程，深刻地開掘他們的內心世界，高

「凡到過傅伯庚家裡的人都會有同感，進屋就被濃濃的文化氛圍浸染着、包圍着，或是向你推薦牡丹江最近出版的書，或是向你介紹牡丹江最新的文化事件，或是欣賞他最近的作品。」牡丹江市愛民區文體局副局長鄧淑傑說：「他的家是文化交流的園地，來有收穫，去不空手。常常是這本書還沒有讀完，另一本書又給到了手。今天建議你學排版，明天讓你讀《美學》。就這樣逼着你看，推着你學，讓你不能不進步。彷彿總有一種使命在他肩上，總有一種緊迫在他心裡，讓他引領着眾多文化工作者向更高的審美領域進軍。」